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 既然神通过人自身异化的方式得以产生, 那么将神拉下神坛的唯一办法便是恢复人的真正本质, 让人摆脱异化状态, “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 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言, 宗教本身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 相反全部问题和意义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 要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 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24那么如何来摆脱这些奴役人的关系及环境?

#### 1.揭露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 恢复人类的本质

人需要认识自身, 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 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关系以及所谓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 根据人的本性要求, 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 这样, 他就会拨开宗教的迷雾。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对宗教的“神”性加以研究, 以达到“祛魅”的效果。去除宗教的神性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 而是要人扔掉它, 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 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 来行动, 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 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 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5从这点上说, 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无神论“绝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 即绝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 绝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 无神论、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 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 或者说, 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26

#### 2.对不合理的世俗制度进行批判是宗教批判的根本

马克思注意到即使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 宗教也不仅存在, 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 这就证明宗教和国家的形成是不矛盾的。因为宗教的定在是一种缺陷的定在, 那么这种缺陷的根源就只能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宗教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 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 人们需要用公民的世俗束缚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束缚。人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 也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27既然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 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 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 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 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 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28列宁对此也曾表述道:“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 是宗教的敌人, 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就是说, 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 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 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29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现象时, 认为“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 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 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30

#### 3.从历史进程中对宗教加以客观认识

恩格斯在《关于德国的札记》一文中反思道, 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 还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 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说明它, 而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31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 正因为如此, 它同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 毫不留情地反对宗教。但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 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 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 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他们对宗教加以历史性的评估这点, 我们在前文已经做过介绍。列宁继承了他们理论的这种历史视阈, 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时, 认为“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 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 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它, 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 使他们变成乞丐, 变成穷光蛋, 变成娼妓, 甚至活活饿死。32

#### 4.加强对自然规律的掌握

按照恩格斯的理论, 宗教的产生根源还在于人对世界的有限认知, 那么要消除宗教的影响, 除了社会的原因外, 还应该在历史进程中加强对于自然规律的掌握。“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 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 (赛奇及其太阳系) 。”3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写作中, 曾给出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历史中, 上帝在他的保卫者那里的遭遇, 就像耶拿会战中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他的文官武将那里的遭遇一样。在科学的推进下, 一支又一支部队放下武器, 一座又一座堡垒投降, 直到最后, 自然界无穷无尽的领域全都被科学征服, 不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把‘第一推动’留给上帝, 但是不允许他对自己的太阳系进行别的任何干预。神父赛奇虽然履行教规中的全部礼仪来恭维上帝, 但是并不因此就变得手软些, 他把上帝完全逐出了太阳系, 而只允许后者在原始星云上还能作出某种‘创造行动’。在一切领域中, 情况都是如此。”34

值得注意的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认识到将神从神坛上拉下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换句话说, 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35只有“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 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 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恩格斯就此批判杜林不能静待宗教自然地死亡, 他颁布更为严厉的五月法令36, 不仅反对天主教, 而且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 从而帮助它殉道和延长生命期。